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口 12
2893
10



門 口 12
2892
卷 10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十

南海康有為更生學

定公 名宋周敬王十一年即位

一年春一月

一年春一月

元年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
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
氏也定哀多微詞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何君述口說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
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即位
正月後故不書正月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
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



慎之至也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卽位喪在外也不修春秋當有一月孔子削之以明先君不得正終後君不得正始奔君當絕絕君不繼之義春秋皆微辭而定哀爲所見世孔子所事之君尤多微辭此又明諱尊隆恩辟害容身之義

三月晉□□執宋仲幾于京師

三月晉□□執宋仲幾于京師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衰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何君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

與大夫之伯討也此明不衰城之罪當討又明不得執人於尊所不與大夫伯討之義春秋爲律各因人罪之輕重而治之故有實與文不與之義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無傳何君述口說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此明依託大國當專二三反覆則不見容也

戊辰公卽位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何君述口說正棺者象旣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墉下浴于中霑飯含于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于庭葬于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

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

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此明即位爲授受之大禮明正終正始之義又明定君乎國及既殯乃即位之義因明喪禮未殯不敢弔君更不敢臨臣因明喪禮之制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無說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

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范甯曰其禱詞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此明旱祭當在時窮力盡九月之時爲正又明人道在讓而重于請求以存恥也

□□立煬宮

□□立煬宮

立煬宮

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何君述口說不曰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曰不修春秋當有曰孔子削日以諱之冬十月實霜殺菽實穀梁作隕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二年春一月

二年春一月

二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五月壬辰兩觀災及雉門

夏五月壬辰兩觀災及雉門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何君述口說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爲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

失之者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不修春秋當作兩觀災及雉門孔子改爲雉門及兩觀災以明先尊者後微者次書之以明僭禮生災之義觀制甚古蓋古者尙武故城象營壘而人君以表異所居漢之北闕闕上之午門門上有樓所謂觀也午門上凡五樓唐稱五鳳樓同之此則五觀矣埃及古錄士京藍射士王宮皆作觀闕與中國同

秋楚人伐吳

無說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何君述口說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

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此明遇災不損度復禮而惡復僭制也又明僭禮不正而修美壯於國體以視門觀壞壞廢不修者則勝也

三年春一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三年春二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無傳何君述口說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荅於晉故危之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薨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薨穀梁無婁字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

無說

夏四月

無說義與前同

秋葬邾婁莊公穀梁無婁字

無說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穀梁無婁字枝作拔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爲易辭使若義結善事

四年春二月癸巳陳侯吳薨

四年春二月癸巳陳侯吳薨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無說

楚子執蔡侯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子執蔡侯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

陵侵楚穀梁無婁字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

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無傳何君述口說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

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

者惡蔡侯吝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不修

春秋當書楚子執蔡侯孔子削之以惡國君吝微物而見執因明

強國以索裘執鄰君諸侯大會討之爲義兵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歸姓穀梁無

歸字

無傳何君述口說爲不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

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此明諸侯當死社稷之義又明承黜君之後內有強臣當加戒懼也春秋爲千古大律例每經各明一義故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卽如此經專責諸侯被滅貪生不死社稷一義若夫滅國之罪則前者誅絕已多故此經不復數也晉之懷愍宋之徽欽明之英宗法之拿破倫第三皆循是罪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

穀梁作皐鼬

穀梁傳一事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何君述口說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爲季氏所逐定公初卽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褒與信辭此明新立君喜各國認之爲君又明諸侯大會以疾夷狄可褒蓋以索裘拘侯此野蠻之行文明之公敵也杞伯戊薨于會

杞伯戊薨于會

戊穀梁作成

杞伯戊卒于會

無傳何法云不日與盟同日

六月葬陳惠公

無說

許遷于容城

無說

秋七月公至自會

無傳何君述義日月者爲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

□□劉卷薨

□□劉卷薨

劉卷卒

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

也何君注劉卷卽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主之張義也
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
子也不日者此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穀
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震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
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此明外大夫有交接者當恩禮于其卒不
修春秋當有曰孔子削之見恩尙輕也召陵之會有劉子當從公
羊我主之二傳所聞常有大同小異者如祭仲行權則穀梁爲權
在祭仲我主則言主我言權皆同確是口說而傳聞展轉致誤者
也

葬杞悼公

無說

楚囊瓦圍蔡

楚囊瓦圍蔡

楚人圍蔡

無傳何君述口說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
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不修春秋當作囊瓦孔子削之
爲人以著貪橫兇暴之罪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無說

葬劉文公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何君述口說其實以
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
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
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
者明本諸侯也此明有外交當送葬故恩錄之又明諸侯入爲天
子大夫之禮

冬十有一月庚午吳師救蔡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庚午吳師救蔡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莒穀梁作舉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闥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

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何君述口說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爲讎所勝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闥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

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不修春秋當作吳師救蔡孔子筆削爲蔡侯以吳子以明野蠻能救文明者進文明之故書子然進化有漸不全以文明待之故不書救又明事君猶事父然君降于父諸國並立者去之則君臣義絕可以復讎母雖降于父然可絕不可殺又明復讎之義復讎者只能除讎身不能除讎子孫父母與子出于天性非君臣人合能比之曹丕邴曼容之議若原本春秋可無辨矣復讎者乃據亂世之義未有法律當有復讎平世則無不受誅之人即可不立復讎之義如亂世君上殺人未必當罪若但以貴人壓力不足昭公理服人心故孔子許復讎所以補禮律之窮者也

楚囊瓦出奔鄭

無傳

庚辰吳子滅楚

庚辰吳子滅楚

庚辰吳入楚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

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不修春秋當爲吳子滅楚孔子削子字以惡敗人國而深爲利居人宮而取人妻行夷狄之行則還爲夷狄也又改滅字爲入字明賢君雖滅當存其國也改削二字而大義昭著如此孔子言公純乎公理者也其行而文明也則野蠻亦文明之其復野蠻也則野蠻之故文明野蠻無定地無定人惟行是視凡師兵入國多掠人妻居人室此野蠻莫甚之行而號稱文明之國者多行之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國之師入順天猶然俄法德最甚此亦還爲野蠻者矣

五年春一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五年春一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無傳

夏諸侯歸粟于蔡

夏諸侯歸粟于蔡

夏歸粟于蔡

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此言諸侯相歸粟之正不修春秋當作諸侯孔子削之見離至不及序故惟言魯之義

於越入吳

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君述口說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此明治國有狀無狀以別文明野蠻又惡有能

助文明之國而攻之則當以野蠻待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

隱如穀梁作意如

無傳何注云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爲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衛孫甯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無說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無說

六年春一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六年春一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邀穀梁作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無說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無傳何君述口說日月者內有彊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無傳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無說

冬城中城

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邲

邲穀梁作鄆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邲

公羊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何君述口說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

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不修春秋當作何忌孔子削何字託以發不二名之義名之一字二字本極微無容譏孔子發明正名齊一之義升平之世萬國交通政化雖平而名物雜亂車不同軌書不同文行不同倫權度量衡不一宮室衣服什器不一律法禮樂刑政不一是大化猶未至也故太平之至必萬國名物齊一不二乃為大同蓋進化者求其進至於極太平之世刑政皆平生民樂利無可議者至於是時但譏名物之不一以為便民利用而已孔子言近指遠其義廣大若以為二名難諱小之其語太平何足以窺見孔子之萬一哉

七年春一月

七年春二月

七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四月

無說義同前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無說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穀梁無澤字

無說

大雩

無傳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無說

九月大雩

無傳
冬十月

無說義同前

八年春一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八年春一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無說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何君述義曰出入月者內有疆臣之讎外犯疆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

曹伯露薨

曹伯露薨

曹伯露卒

無說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無說

公會晉趙鞅于瓦公至自瓦

公會晉趙鞅于瓦公至自瓦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無傳何君述義云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不修春秋當書晉趙鞅孔子改為晉師以著君不會大夫之義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薨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薨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無說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趙穀梁作士

無說

葬曹靖公

本作埵穀梁亦作靖今從靖

無說

九月葬陳懷公

無說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無說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無說

從祀先公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何君述口說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穀梁傳貴復正也此明順祀之得禮以見時人昧于君臣繼統之義但泥兄先弟後之倫故以諫者為叛也明諸臣大禮之議孔子所謂叛者歟近者吳可讀以死上言請以今上子後穆宗是忘今上之無後而肇薄僞之禍蓋不知春秋而妄言亦孔子所謂叛者也

陽虎拘季孫斯

陽虎拘季孫斯

盜竊寶玉大弓

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

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職而餒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衛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成卻反舍於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職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謹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何注云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而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主書

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不修春秋當書陽虎拘季孫斯孔子削之書盜竊寶玉大弓以見定公權移陪臣尊卿被拘國寶見竊當絕而爲諱之故但書失寶所謂微辭也賤者窮諸盜見陪臣盜國也

九年春一月

九年春一月

九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四月戊申鄭伯囓薨

夏四月戊申鄭伯囓薨

囓穀梁作薨

定公

七

萬本堂叢書

夏四月戊申鄭伯囁卒

無說

得寶玉大弓于堤下

得寶玉大弓于堤下

得寶玉大弓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何君述口說不以罪定公者其實失之當坐得之當除穀梁傳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不修春秋當作得之于堤下孔子削之以明國寶在家之羞又明失寶當坐得寶當除之義

六月葬鄭獻公

無說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無傳何君述口說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外交之法當美其稱又有其人則患可預弭春秋之戒于內治外交至矣

秦伯薨

秦伯薨

秦伯卒

無說

冬葬秦哀公

無說

十年春三月及齊平

十年春三月及齊平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無傳何君述義云月者賴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

夏公會齊侯于賴谷公至自賴谷

定公

七

萬木草堂叢書

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何君述口說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地此明有文事必有武備聖人之于外交不屈且能舉動歸田如此唐廣平王俶之會回紇渾瑊之盟吐蕃不預爲武備不循春秋不奉聖法之故

哉

晉趙鞅帥師圍衛

無說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

運穀梁作鄆田字上有之字

公羊傳齊人曷爲來歸運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此見聖化能動外國之效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政在季氏故言行乎季孫立憲之國政在總理大臣得乎總理大臣則可行政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無傳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費穀梁作卹

無說

宋樂世心出奔曹

世心穀梁作大心

無說

宋公子池出奔陳 池穀梁作地

無說

冬齊侯衛侯鄭游邀會于鞏 邀穀梁作速鞏穀梁作安甫

無說

叔孫州仇如齊

無說

口月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口月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

無傳何君述口說復書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彊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彊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不修春秋當有月無下宋字孔

子削月而于仲佗上增宋字以惡大夫帥國人皆去之罪又明大夫多去國危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 池穀梁作地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池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此惡大夫之叛又明雖叛而不失其弟又明尊卑之義此文必有筆削然今不敢指定何注云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 按石經無宋公之弟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十九字而注疏各著本故仍之以去之文理不順也

夏四月

無說義同前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以叛 世心穀梁作大心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不修春秋當有以叛孔子削之明從叛人者不待言叛即為叛

冬及鄭平

無傳

叔還如鄭莅盟

無說

十有二年春口月口口薛伯定薨

十有二年春口月口口薛伯定薨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眾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不修春秋當有日月孔子削之以見太子無道當早廢勿使危國晉武之於惠帝慕容垂

之于慕容寶周武帝之于宣帝唐太宗之于高宗明神宗之于熹宗是也不循春秋而徇常見遂至國亡豈知孔子雖許立世嫡而持理甚圓無所不備早垂此戒哉國朝聖祖仁皇帝之廢理密親王得之矣故立世宗福祚延洪然此皆據亂世之制也若太平世選賢與能天下為公可無待此

夏葬薛襄公

無說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穀梁傳墮猶取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無說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郕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

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君述口說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巨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城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此明聖人能弱強臣之勢孔子之言治取諸平均平者無一不平之義故大學言平天下不言治天下言太平升平不言大治升治蓋欲胥天子諸侯大夫一切而平之均其權勢但爲之有漸故先削大夫之勢次削諸侯乃孔子生撥亂之時然也若太平世則皆爲民主且平天子之勢矣諸侯軒城者



一面無城教以受過亦平其勢也人皆有過而國君上事天子中和邦交下治生民其責任尤大其過尤多故以受過爲義所以明國君之責也三面缺一之城後世不行觀于歐洲城堡之詭堅高下方圓備極奇變故封建于年國王不能制衡之日惟爭亂德王路多父平九十六城諸侯乃服足見孔子軒城之制爲制諸侯勿爭亂也其意深矣

秋大雩

無傳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

晉侯穀梁作齊侯

無說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無傳

公至自黃

無說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何君述口說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穀梁傳非國不言圍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此明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危不能以一國爲家之義蓋天子諸侯惟征夷狄乃爲功若國內不能平而親征之增其恥耳歐洲古者王日親征故拿破侖有被擒之辱若知春秋之治坐撫巴黎而遣將平四國雖一統歐洲可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於垂瑗

瑕穀梁作葭

無說

夏築蛇淵囿

無說

大蒐于比蒲

無說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無說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穀梁無及字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無說

晉趙鞅歸于晉

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何君述口說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

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此明臣無君命而操兵向國雖清君側之惡亦爲叛也然志清君側實非叛故終許之以明誅意不誅事日本薩摩長門累舉兵向闕而其孝明天皇赦之信其勤王覆幕不誅事也漢末袁紹等之討董卓魏王陵毋丘儉之討司馬懿晉溫嶠陶侃之討蘇峻明左良玉之討馬阮亦其義也

薛弒其君比

無說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無說

晉趙陽出奔宋

無說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楚以頓子燹歸

穀梁公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楚以頓子燹歸

子佗人作公孫佗人燹作燹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燹歸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不死位爲重史文當作楚以頓子燹歸孔子削之以明此義

夏衛北宮結來奔

無說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醉李穀梁作樵李

無傳何注云月者爲下卒出

吳子光薨

吳子光薨

吳子光卒

無說

公會齊侯衛侯於堅

堅穀梁作率

無說

公至自會

無說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無說

王使石尙來歸賑

王使石尙來歸賑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

公羊傳石尙者何天子之士也賑者何組實也腥曰賑熟曰燔何君述口說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組實時魯不助祭

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穀梁傳賑者何也組實也祭肉也生曰賑熟曰燔其辭石尙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尙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賑貴復正也此明諸侯助祭天子之禮明不助祭者不歸賑之義文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無傳何君述口說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衛公孟彊出奔鄭

無說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無傳

大蒐于比蒲

無傳何君述義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朝

邾婁子來朝

穀梁無婁字

邾婁子來會公

無傳何君述口說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人人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不修春秋當作朝孔子改之爲會公明入人都當行朝禮不當行會禮蓋春秋託王於魯故非邾子不行朝禮明諸侯之會當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尊京師重法度皆所以爲進化文明之事也升平之世萬國交通亦當爲大會或爲考德行會一刑法會講禮義會正文章會重法度會以競爭于文明也弭兵會復必將爲之

冬城莒父及霄齊人歸女樂

冬城莒父及霄齊人歸女樂

城莒父及霄

無傳何君述口說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又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不修春秋當書齊人歸女樂又有冬字孔子削之以惡淫恐其不著故去冬以記受女之淫罪也彼婢之口可以死敗婦人亡國之禍外交離間之術于是著矣雖有聖人亦出走而已何能救哉

十有五年春一月邾婁子來朝

邾婁穀梁作邾

十有五年春一月邾婁子來朝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

無說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無說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蓋譏不時說見前

壬申公薨于高寢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鄭軒達帥師伐宋 軒穀梁作罕

無說

齊侯衛侯次于遽條

遽條穀梁作渠蔭

無說

邾婁子來奔喪

邾婁穀梁作邾

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何君述口說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此明奔喪之禮因時敵國鄰君無奔喪之義春秋時只有強凌弱小事大邾滕小而畏魯故行臣禮奔喪會葬孔子非其太屈外交宜慎而屈辱太過亦可恥也

秋七月壬申夫人妣氏薨

妣穀梁作弋

秋七月壬申夫人妣氏薨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公羊傳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不修春秋當書夫人妣氏薨孔子削夫人及薨字以明妾母不得稱夫人稱薨之義春秋之義妾母不得稱夫

人公羊傳有妾以子貴之一說終以穀梁爲春秋正義時哀公已君公母猶不得稱夫人況于廢君亡國之后乎近者那拉氏之禍國過于褒姒而不知經義者猶奉爲母后其與春秋之義相反亦遠矣不知春秋而致篡廢危亡其信然哉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

九月滕子來會葬

無傳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

吳穀梁作稷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此明葬不爲雨止之義與王制同又明喪不以制之義

辛巳葬定姒

姒穀梁作弋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何君述口說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謚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此明妾母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又明並喪葬虞先後之禮

冬城漆

無說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十終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十

定公

三

萬木草堂叢書

門人高要陳煥章再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校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十一
三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十一

南海康有為更生學

哀公 名蔣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

一年春一月公即位

一年春一月公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說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無傳何注云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

者戊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戊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

惡文者從滅以歸可知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 穀梁作食郊牛角

無傳何君述口說災不敬故

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尙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

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如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論該郊之道尊天者大地古今之通同此則孔子以三正祭天之法尊始尙正以致敬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無說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邾婁穀梁作邾

無傳何君述口說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說已明

二年春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鄒東田及沂西田

二年春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鄒東田及

穀梁無雙字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穀梁傳鄆東未盡也沂西未盡也何君述口說鄆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

穀梁傳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何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薨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薨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無說

滕子來朝

無說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入于衛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入于衛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

也何君述口說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

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聵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為輒

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

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

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

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不修春

秋當有入于衛孔子改為于戚以明父得廢子子不得復有父國

又明孫受王父命者得以王父命辭父命之義又明曼姑可拒而

不得誅說見下三年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軒穀梁

作罕栗穀梁作鐵

無傳

冬十月葬衛靈公

無傳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無傳何君述口說畏楚也州來吳所滅小邾齊父之祖齊父之祖齊父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無傳何君述口說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也

三年春衛石曼姑齊國夏帥師圍衛之戚

三年春衛石曼姑齊國夏帥師圍衛之戚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公羊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何君述口說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為靈公命下為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輒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是王法行乎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主書者善伯討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不修春秋當作衛石曼姑齊國夏帥師圍衛之戚孔子筆削之先書齊國夏後書衛石曼姑明不以子圍父之義削衛之字獨書戚以明子不得有父之義孔子立義四面皆圓蓋定律科罪不爲一人不偏一義父有父之義子有子之義王父及孫有王父及孫之義有臣受君命之義有伯者討罪之義現身不同則行事有異而定律者亦因之衛輒拒父蔡仲行權二義入爲後人所惑疑公羊家之爲人詬病莫若此二條然由不知春秋爲定律之書故也今有王父命父命二事則必從尊者斷之又譬鄉人有不孝子因欲弑母而見出于其父投告于族存案于官父傳產業與孫及父死後不孝子欲復得產業族中長老郡中長官公斷是案則出族之子不得謁祠領胙其不得復管

產業已明其孫陰讓產與父則可也若投告于族衆稟揭于有司公斷審判則必令其孫管業而不准已出族之不孝子管業明矣石曼姑受靈公命立輒拒蒯瞶則拒之必矣故國夏伯討則爲官判石曼姑則爲族斷于族小事則明之于公羊則疑之何歟夫定律者必量人情不能爲高義故君子以口諭人令讓產則可若定律立例則當因事判斷無令人讓產之條故不爲之說可別見于論語以明第一義若因事判案則春秋乃是律例當准乎情事不能太高也何君述口說至明謂是王法伯討非義之高後儒多引論語以難公羊不知論語爲名理之書故得發人子之高義春秋爲定律之書故正合王法之正律體有不同也況先以伯討以明事由王法官斷而著非子所得圍又不繫戚于衛以明子不得治父立律之周詳精細無處不到可謂至矣以今律父殺子者杖六十徒三年各國之律皆以人人有自立之權非父所得私故就一

家私恩而言之則人子自人子自當讓父就一國王法而行則伯討自有正律故不以家事辭王事尤為律法分明學者不細察徒聞拒父一言而嫉之此未為律例計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無傳

五月辛卯桓宮及僖宮災

五月辛卯桓宮及僖宮災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不修春秋當有及字孔子削之以明親過高祖禮當毀廟一也此明毀廟不當立之義書曰典祀無豐于昵親有等差則恩有隆殺遠祖不相及義在應祀而復立其廟故

應天災自光武立同堂異室之制後世乃不行祀禮後魏至推尊

二十八代為帝而廟祀之典祀太昵非春秋義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

開陽穀梁作啟陽

無說

宋樂髡帥師伐曹

無說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無說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無傳何君述義曰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此明大夫驕蹇擅放之宜貶春秋專明名分故定權限去其權限則貶若田蚡之收灌嬰是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薨

冬十月癸卯秦伯薨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哀公著治太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太平之世大國小國皆平等故無所詳略今歐洲希臘荷蘭比利時瑞典諸小國皆與俄英諸大國平等日耳曼諸小國若漢堡罕伯雷十數里小國亦與諸大國平等乃至南美諸小國苟得在公法之列無不平等亦可謂昇平之世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穀梁無婁字

無說

四年春三月庚戌蔡人弑其君申

四年春三月庚戌穀梁無婁字蔡人弑其君申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

者孰謂謂罪人也何君述口說曰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

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

同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

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不修春秋當作蔡人弑其君申孔

子改爲盜殺蔡侯申以著近罪人之戒蕭休範已得臺城以用降

人在側而被弑符堅見敗于晉之後亦以用降人而亡國殺身皆

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者春秋之垂戒切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無說

葬秦惠公

無說

宋人執小邾婁子穀梁無婁字

哀公

七

萬木草堂叢書

無說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

穀梁作公孫姓無歸字

無說

晉人執戎曼子歸于京師

晉人執戎曼子歸于京師

曼穀梁作蠻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公羊傳亦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何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不修春秋當作晉人執戎曼子歸于京師孔子增戎曼子之名赤改京師曰楚

以著楚不得稱京師而惡晉背叛王者而媚夷狄之義蓋是時楚既稱王振威中國中國諸侯皆事之楚亦僭置京師雖強大如晉亦奉楚命而征戎曼執其君不歸之周京而歸之楚京于是舉中國甘心事夷掃地盡矣故孔子深惡之削楚之稱京師尤惡晉之背周事楚故科以叛誅之罪大概春秋諸國如六朝十六國時稱尊無定奉事隨人皆視其勢力量弱爲轉移晉室南渡猶周之東遷虛被尊號而五胡並起諸國林立于是二趙三秦四燕五涼兢爭而迭盛若燕之慕容皝代之拓跋珪仇池之楊氏涼之張氏李氏及沮渠禿髮吐谷渾皆臣事于晉也而燕魏久之皆稱帝號別爲京師不復臣晉則如吳楚僭王不復事周矣而張李楊沮渠禿髮皆不稱帝通使于晉又稱臣于魏此如春秋諸侯之既事周又事楚矣浸假而劉裕篡晉號稱中國蕭道成篡宋蕭衍篡齊此如齊晉宋之代霸矣及其微弱則燕既稱臣于魏而梁之蕭詧陳之

王僧辨亦復臣于魏齊德意志千年之該撒王位惟其選侯諸大邦若奧公波問王泚認薩巴登骨敦伯諸公更迭爲之此如晉之事楚以爲京師矣強弱大小迭爲君臣爲時甚短爲勢甚薄又經孔子削去以明一統尊王之義故後人曹焉然事勢所積當時實有如此者中國之文明經五胡金元之亂而天衰此孔子所爲傷心而誅絕者乎

城西郭

無說

六月辛丑蒲社災

蒲穀梁作亳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何君述口說曰拖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

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穀

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此立亡國之戒以警人君見天命無常忽則改易記災者以戒諸侯事夷王教滅絕蓋野蠻爲文明之敵從野蠻則文明滅絕深可恐懼也王教者文明之王教凡夏商周三統皆是孔子眷眷于先王及王者之後重文明有教化也但天道循環有成有毀羅馬印度滅于回蒙波斯祚樂阿士對之火教及猶太教皆將滅盡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故特垂戒懼焉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薨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薨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無說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何君述口說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孟子言無專殺大夫王制刑不上大夫春秋道名分許諸侯之權限同專討士以下而不得殺大夫削諸侯之權也若舊俗則諸侯無不專殺大夫矣然此亦據亂之制若平世則訟獄歸于理官無能專殺者也

葬滕頃公

無說

五年春城比此穀梁作毗

無說

夏齊侯伐宋

無說

晉趙鞅帥師伐衛

無說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白薨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白薨處穀梁作杵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白卒

無說

冬叔還如齊

無說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何君述口說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穀梁傳不正其閏也喪不數閏爲期三年之喪言之以閏月在一年之內故不數也若但以月計則閏月亦當一月故可數孔子準情酌理最得其平公羊以九月以下數閏則期三年不

數閏可知葬當數閏公羊是也今律從之穀梁誤引期三年不數閏之義以律之葬月則非也凡穀梁述義皆甚正而多得半之數不如公羊之確由所出稍後故輾轉少誤也

六年春取邾婁莒城之

六年春取邾婁莒城之

穀梁無婁字莒作瑕

六年春城邾婁莒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不修春秋當作取邾婁莒城之孔子改爲城邾婁莒以明無故侮奪鄰邑行同夷狄也內大惡諱故不書譬如人有盜竊之事必懷恥不告人凡天下之爲國者攘奪人地則銘鐘勒鼎刊碑立表暴狀以誇其功習非成是天下後世亦稱其功能豈知孔子恥之爲大惡諱之若盜竊鄙之爲夷狄乎魯爲孔子本國而於拓地立功

國人無不喜本國之強大必有撰文作歌喜頌不置者豈知孔子恥諱若此乎匹夫竊瓜果雞豕牛羊則罪之有國攘奪城邑則頌之可攘大而不可攘小是何理也故孔子之稱夷狄中國而不惟其地不惟其人惟其行耳晉伐同姓則夷狄之衛伐天子使則夷狄之乃至本國征服鄰地亦夷狄之故孔子言公責魯如此公之至矣蓋聖人代天宣意爲衆立律是非得失一於公平毫無偏私於其間者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此等義是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無說

吳伐陳

無說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無說

叔還會吳于柤

無說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薨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薨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無說

齊公子陽生弑其君舍

齊公子陽生弑其君舍

舍穀梁作茶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

公羊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諉也此其爲諉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

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不受也茶不正何用不受以其受命可以言不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不修春秋當作齊公子陽生弑其君舍孔子改爲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陽生去公子以國氏以明取國于舍陽生正而舍不正故陽生不得

以舍爲君陳乞受命輔舍則舍者陳乞之君也而弑之故書陳乞弑其君陽生已廢不得立故書入于齊以示弗受奪國弑君之罪宜立不宜立之嫌皆于數字見之輕重各得其情是非悉稱其事真嚴于斧鉞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穀梁無婁字

無說

宋向巢帥師伐曹

無說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無說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無說

夏公會吳于鄆鄆穀梁作繒

無說

八月己酉公入邾婁獲邾婁子

八月己酉公入邾婁獲邾婁子益來穀梁無婁字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宋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何君述口說目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人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不修春秋當作公入邾婁獲邾婁子孔子去公字獲字加邾婁子名改爲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若他人自入邾婁獲邾子而之以來魯非公也惡伐鄰獲君之大惡而以爲諱也勝一國而獲其君此非常之功業周武帝之破齊而得後主緯劉裕之破秦而得姚興

破後燕而得慕容超若鄧艾鍾會之破蜀而得後主禪韓擒虎之破陳而得後主叔寶同近者普國威廉第一之破法國而得拿破崙第三皆所謂蓋世之威業也載之史傳勒之彝鼎天下盛稱之魯有此奇功宜極誇耀孔子當本國有此盛業宜若頌揚乃以爲大惡不書而爲之諱孔子以公理臨天下則諸侯相奪獲皆當罪之譬小民擅捕逮鄰家之主又如今督撫擅攻獲鄰省督撫天子安得不加罪乎惟常人以私蔽之耳殺獲他人以自私視爲尋常積此于魂魄生生不已宜人有私恨久于亂世而無由太平矣宋人圍曹

無說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無說

八年春一月口口宋公滅曹以曹伯陽歸

八年春一月口口宋公滅曹以曹伯陽歸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何君述口說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不修春秋當有日當書宋公滅曹孔子削日改滅爲入以著不救同姓之滅爲大惡

吳圍我

吳圍我

吳伐我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不修春秋當作圍孔子改爲伐以示國都被圍爲敵深入不能遠拒武備不修可爲深恥故諱之蓋諸國並立安不忘危有文事必

有武備都城被圍則舉國震動力弱甚矣若符堅時長安被圍于姚萇梁武帝臺城被圍于侯景唐德宗時長安被圍于吐蕃宋徽宗時汴京被圍于金明神宗時順天被圍于俺答近者若俄國之圍突厥京普國之圍法京京師被圍幾迫于亡危險未有若斯之甚者故重著之

夏賂齊人以謹及俾

夏賂齊人以謹及俾俾穀梁作闡

夏齊人取謹及俾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何君述口說邾婁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穀梁傳惡內也不修春秋當作賂齊以謹及俾孔子削賂字改為齊人取謹及俾以著畏疆賂地大恥宜諱

歸邾婁子于邾婁

歸邾婁子于邾婁穀梁無婁字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

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何君述口說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不修春秋當無邾婁子名孔子書邾婁子益之名以見君失地當名此美悔過復歸鄰君之義若也先之放還英宗亦當有罪名者乎

秋七月

無說義同前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薨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薨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無說

齊人來歸謹及俾

齊人來歸謹及僇僇穀梁作聞

齊人歸謹及僇

無傳何君述口說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不修春秋當作來歸孔子削來字以著悔過歸鄰君者疆國亦歸其賂地蓋諸國並立必言均勢德國破法則畏俄而修好及德法和俄亦罷兵此國交之常勢也

九年春二月葬杞僖公

九年春二月葬杞僖公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無說

口口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口口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何君述口說曰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為征不義不為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不修春秋當有月孔子削之以明兵征不義不可詐成仁者無敵當用堂堂正正之師

夏楚人伐陳

無說

秋宋公伐鄭

無說

冬十月

無說義同前

十年春二月邾婁子益來奔

十年春二月邾婁子益來奔穀梁無婁字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

無傳何君述口說日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

公會吳伐齊

無說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薨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薨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無說

夏宋人伐鄭

無說

晉趙鞅帥師侵齊

無說

五月公至自伐齊

無說

葬齊悼公

無說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無說

薛伯寅薨

薛伯寅薨寅穀梁作夷

薛伯寅卒

無傳何君述義曰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

秋葬薛惠公

無說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無傳何君述口說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無說

夏陳袁頗出奔鄭

袁穀梁作轅

無說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此明不得從夷狄伐中國不與夷狄主中國之義此重文明而惡野蠻也又明結日乃戰非許可許之義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薨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薨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無說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無說

衛世叔齊出奔宋

無說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何君述口說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疆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

什一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此明公田什一之征而惡加田稅過重又空國儲以媚事強夷也近者日本加田稅爲百抽十三五之征以強海軍而師英德民力亦疲況于加什一乎論語哀公問有若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稅十之二卽此事有若大明藏富于民之義如今美國之富凡國有大事皆樂輸助至于議還國債而百姓不願乃大薄其征而國用已足亦可見藏富于民之効矣

夏五月甲辰夫人姬氏薨口月葬我小君口姬

夏五月甲辰夫人姬氏薨口月葬我小君口姬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何君述口說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

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旣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

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

葬者深諱之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

諱取同姓也不修春秋當書夫人姬氏薨口月葬我小君口姬孔

子削之改書孟子卒以明不可娶同姓之義說見昭公十年

公會吳于橐臯

無說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

無說

宋向巢帥師伐鄭

無說

冬十有二月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軒穀梁作罕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何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此明詐謀報復之罪孫子謂兵不厭詐此亂世之言其去王者堂堂正正之師亦遠矣

夏許男戌薨

夏許男戌薨戊穀梁作成

夏許男戌卒

無傳

公會吳子晉侯齊侯衛侯滕子薛伯于黃池

公會吳子晉侯齊侯衛侯滕子薛伯于黃池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

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何君述口說時吳疆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駟乘滕薛夾轂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以晉大國尙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子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

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修春秋當作公會吳于晉侯齊侯衛侯滕子薛伯于黃池孔子筆削之改爲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以晉在上而吳在下又削諸侯以明不與夷狄主中國又著中國君事夷狄之無恥也當從公羊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無說

於越入吳

無說

秋公至自會

無傳何注云有恥致者順諱文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魏多帥師侵衛

公羊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何君述口說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正名齊一之說見定六年而推行之先明當自己國始又當自大國始大國改定小國自從譬若今俄英德法等先開會正名各小國必從之矣

葬許元公

無說

九月螻

螻穀梁作螻

無傳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盜殺陳夏馮夫

彗穀梁作區

無說

十有二月蠋蠋穀梁作蝻

無傳

十有四年春有麟來獲之

十有四年春有麟來獲之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

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何君述曰說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麒麟臻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麟者大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人道淡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太平以瑞應爲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獲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

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不修春秋當作有麟來
獲之孔子以大其事筆削之曰西狩獲麟以大其事而絕筆於此
或魯史本無而孔子特筆焉大義多矣絕筆于此者明春秋繼周
故在周正而行夏時且以春者生氣孔子之道百世長春也孔子
如元無所不包春秋託始文王以爲人道之始故一部春秋皆言
人道發人道平等自立自主之理不及鳥獸道孔子以天爲體以
物爲胞衆生同出推恩亦同但施之有次第耳故親親而後仁民
仁民而後愛物先其國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至于人人平
等自立遠近大小如一人道備矣次當德及鳥獸信及豚魚言人
道則一夫不得所時子之辜言鳥獸道則一物不得所亦時子之
辜也故感瑞麟之來以明太平爲人道之終而治鳥獸道之始也
但著書有體春秋只明人道不暇及鳥獸道卽人道僅及撥亂未
能遽躡等言升平太平何能越級言鳥獸道乎故孔子傷生非其

時先撥亂世胸有太平之道未能盡發有衆生之道更不能言故
拭面涕袍自傷其遇也子路車馬衣裘與共乃傳升平世之道者
顏淵無伐善施勞乃傳太平之道者自顏淵死而太平之道不得
其傳至子路之死而升平之道亦不得其傳至西狩獲麟則衆生
之道更不得其傳今僅以春秋撥亂之道傳故曰吾道窮也孔子
之道兼備諸天故曰苟非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也人
道有正道文明平等自立仁心公理正道也皆撥亂之法但正道
有三有據亂之正有升平之正有太平之正各視其時所當世而
與之推遷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孔子有此文明正道託之
魯春秋隱元年至哀十四年史文之中各寓其義分張爲據亂世
升平世太平世于是人事浹王道備其有同在一時而治化迥異
者如今美國之自由當進以太平歐洲之政治當進以升平非洲
之野蠻當進以據亂且據亂之中又有升平太平如中國之中有

苗獠番黎爲據亂之據亂蒙古西藏青海爲據亂之升平內地行
省爲據亂之太平此又各因其地而施其義法雖法制不同然各
得其所要于進化而已實道並行而不悖也進治鳥獸則爲頌平
之據亂進治昆蟲則爲頌平之升平進治草木則爲頌平之太平
推至諸星諸天進化無窮道亦無窮皆並行而不悖也孔子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故詩託始文王書託始堯舜治法進化由君主而
及民主文王爲君主之聖堯舜爲民主之聖春秋始于據亂立君
主中于升平爲立憲君民共主終于太平爲民主故春秋始言文
王終道堯舜也孟子言必稱堯舜孔子之志也據亂之法皆不得
已而行權故孔子未敢以爲是也若堯舜大同太平之法後之君
子必樂道之春秋爲文數萬其旨數千孔子竊取其義託春秋改
制而立法故不在史文而在義制春秋之義如各國之立憲法制
定而爲後世所率由也然大道無窮進化無極中人以下不足語

上其時未可轉以告人故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創義立制只爲其
時上論之終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稱孔子爲聖之時者夏
則爲葛冬則爲裘旱則資車水則資舟但適當時之用不能及遠
此則聖人權法無如何者矣大化隨時期協運五德推遷五行更
王道窮時變必有後聖應運而出續制新義以濟羣生然而公理
所同仁心無間前聖後聖並必同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雖有
異同損益其于春秋之義必無間然特時有不同當亂世之制只
得如是也演孔之圖可推演三世至于無量世不可思議世也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孔子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故知將來
必入升平太平之世又必至眾生大生廣生之世諸星諸天之世
但元化無窮而人道有窮孔子之元化無窮而身體壽命有窮語
言文字有窮制作春秋遂託獲麟爲窮云爾若能演孔固演之而
無窮矣

